

现代精华文库

理想与气力

中国近代精华文库

# 理想与气力

梁启超 著

## 目 录

### 说悔

|                 |     |
|-----------------|-----|
| 叙言·····         | 001 |
| 成败·····         | 002 |
| 俾斯麦与格兰斯顿·····   | 004 |
| 说悔·····         | 006 |
| 动物谈·····        | 009 |
| 独立论·····        | 011 |
| 论进取冒险·····      | 015 |
| 论尚武·····        | 023 |
| 无欲与多欲·····      | 035 |
| 天下无无价之物·····    | 038 |
| 说希望·····        | 039 |
| 希望与失望·····      | 044 |
| 国民之自杀·····      | 045 |
| 祈战死·····        | 046 |
| 中国魂安在乎？·····    | 047 |
|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 | 049 |
| 养心语录·····       | 050 |

### 理想与气力



|                      |     |
|----------------------|-----|
| 理想与气力·····           | 051 |
| 外交软？内政软？（节录）         |     |
| 一、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    | 052 |
| 二、中国有过国民运动没有·····    | 057 |
| 七、“我”所应该做的事·····     | 061 |
|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 063 |
| 保全支那·····            | 065 |
| 世界外之世界·····          | 066 |
| 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 | 070 |
| 奴隶学·····             | 073 |

## 少年中国说

|                    |     |
|--------------------|-----|
| 学校总论·····          | 074 |
| 学校余论·····          | 083 |
| 知耻学会叙·····         | 088 |
|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学折·····    | 091 |
| 新民说（节录）            |     |
| 叙论·····            | 095 |
|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 | 096 |
| 释新民之义·····         | 101 |
| 敬告我同业诸君·····       | 103 |
| 与严幼陵先生书·····       | 108 |
| 《春秋中国夷狄辩》序·····    | 113 |

## 欧游心影录(节录)

## 第一篇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

上篇 大战前后之欧洲·····116

一 楔子·····116

七 科学万能之梦·····118

八 文学的反射·····121

九 思想之矛盾与悲观·····123

下篇 中国人之自觉·····124

五 尽性主义·····124

六 思想解放·····125

七 彻底·····128

八 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129

## 第二篇 欧行途中

二 南洋所感·····131

## 第三篇 伦敦初旅

一 战后雾中之伦敦·····136

二 威士敏士达寺·····138

五 下议院旁听·····141

六 巴力门逸话·····144

## 知命与努力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48

知命与努力·····158

|                |     |
|----------------|-----|
| 力学与做人·····     | 166 |
| 敬业与乐业·····     | 172 |
|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 177 |

## 人物点评

### 南海康先生传

|                    |     |
|--------------------|-----|
|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 183 |
|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 185 |
| 第三章 修章时代及讲学时代····· | 186 |
| 第四章 委身国事时代·····    | 188 |
|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 190 |
|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 191 |
|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学·····    | 195 |
|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国政策·····  | 206 |
| 第九章 人物及其价值·····    | 209 |
| 三十自述·····          | 212 |

### 戊戌政变记(节录)

|                 |     |
|-----------------|-----|
| 谭嗣同传·····       | 218 |
| 康广仁传·····       | 224 |
| 李鸿章(节录)         |     |
| 第一章 绪论·····     | 230 |
|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 233 |
| 第十章 结论·····     | 237 |

## 说悔

### 叙 言

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与一二贤师友倾吐之，过而辄忘。无涯生曰：盍最而记之？自惟东鳞西爪，竹头木屑，记之无补于天下。虽然，可以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也，因日记数条以自课焉。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宗旨，五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西儒弥勒·约翰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识。

(原刊 1899 年 8 月 26 日《清议报》第 25 册)

## 成 败

吾于五年前始为自由书，而以成败章托始焉。今吾将复论成败。

天下无必成之事，而有必败之事。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后为之，则终无一事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败而故为之则治事亦更何取也。孔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呜呼！阅历稍久之后，其必有感于斯言矣。吾昔持无成无败之理想，以谓造一因必有一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远近，非浅见者所得论定。由今思之，吾为一事而诚能造出一因以冀百数十年以后若数千万里以外之结果者，则固谓之成，不谓之败焉矣。而天下事固有糜多少之日力，绞多少之脑浆，及其一败涂地，乃如烟消云散，渺然无复微痕薄迹之可寻。问于将来世界有丝毫影响乎？共事一二人，和血吞而已，而他更何有也。伤哉失败！

且持虽败不败之理想者，少年初人世初任事之人，类多能之。虽然，此不过客气耳。失败者最易堕人志气也。一败再败之后，而最初一往无前之概，已萎丧而无复存。吾见此者数矣。非其人之中变，而根器实有所不任也。上等根器，固非磨涅之所能惧；其奈芸芸众生，具中等以下之根器者，十而七八也。呜呼！此其所以往而不返也欤！

问者曰：子为此言，其阻人办事之心，不亦甚乎？答之曰：不然。办事者有成有败者也，而不办事则全败者也。知成败之义者，其必知所择矣。惟当其办事也，虽不能要以必成，而必



尽其智力所及以期于可成；虽不能保其不败，而必谋定后动而毋或立于必败。此岂徒为达救世之目的而已，抑亦自养其气勿使天绝之一法门也。曾文正曰：“多条理而少大言。”又曰：“扎硬寨，打死仗。”善哉善哉！吾师夫！吾师夫。

虽然，天下岂有终身不经失败之人哉！粤谚有之：“做过不如错过，错过不如错得多。”失败者实天惠之学校也，能受此天惠与否，则亦视其人也已矣。

(原刊 1903 年 11 月 2 日《新民丛报》第 40、41 号)

## 俾士麦与格兰斯顿

欧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士麦，英之格兰斯顿。俾士麦之治德也，专持一主义，始终以之。其主义云何？则统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义要维廉大帝而见信用，继以此主义断行专制扩充军备，终以此主义挫奥蹶法。排万难以行之，毕生之政略，未尝少变。格兰斯顿则反是，不专执一主义，不固守一政见。故初时持守旧主义，后乃转而为自由主义；壮年极力保护国教，老年乃解散爱尔兰教会；初时以强力镇压爱尔兰，终乃倡爱尔兰之当自治。凡此诸端，皆前后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白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焉。夫世界者，变动不居者也。一国之形势，与外国之关系，亦月异而岁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见，至后年自觉其不适用，而思变之，智识日增之所致乎，庸何伤焉。故能如格兰斯顿者，可谓之真维新，亦可谓之真守旧矣。俾公坚持其主义，而非刚愎自用者所得借口；格公屡变其主义，而非首鼠两端者所可学步：曰惟至诚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以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一世之俗论，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见如故，平生之政党，纷纷离合，而吾之主见如故。若此者，格兰斯顿与俾士麦正其人也。

格公倡议爱尔兰自治之时，自党分裂，腹心尽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敌。而格公不少变，乃高吟曰：“舍慈子兮涕滂沱，故旧绝我兮涕滂沱。呜呼！绵绵此恨兮恨如何。为国家之大计兮，我终自信而不磨。”俾公为谋德国之合邦，或行专断之政策，或出压制之手段，几次解散议院而不顾，几次以身为舆论之射鹄而不惧。尝述怀曰：“以我身投于屠肆，以我首授于国民，我之所以谢天下苍生者尽于是矣。虽然，我之所信者终不改之，我之所谋者终不败之。”呜呼！此何等气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惧焉。非有万钧之力，则不能守一寸之功。

(原刊 1899 年 8 月 26 日《清议报》第 25 册)

## 说 悔

语曰：君子之作事也无悔。悔也者，殆非大贤豪杰之所当有乎？虽然，佛教曰忏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凡古今大宗教教育之主旨，无不提倡此义，以为立身进德不二法门，则又何也？

《大易》四动，曰“吉凶悔吝。”吝者凶之原，而悔者吉之本也。悔何以为吉之本？凡人之性恶也，自无始以来，其无明之种子，久已熏习于藏识中。故当初受生之始，而无量迷妄，既伏于意根矣；及其住世间也，又受众生恶业熏习所成的社会之熏习。彼此相熏，日习日深，虽有善根，而常为恶根所胜，不克伸长，不克成熟。于是乎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

子张，吴之伧侏也，颜涿聚，鲁之大盗也，而能受学孔子，为大儒，曰惟悔之故；大迦叶，富楼那，皆顽空之外道也，而能深通佛乘，列于十八大弟子之数，曰惟悔之故；保罗，与耶稣为难最力者也，而能转心归依，弘通彼教，功冠宗门，曰惟悔之故。至如卫之贤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晋之名士周处，幼年为三害之一，后乃刻厉自新，为世名儒。以子夏大贤，而丧子丧明，恸天痛哭，自诉无罪，及闻曾子之面责，乃投杖而起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

彼其心地何等磊落，其气象何等俊伟，百世之下，如见其精神焉。下至文章雕虫小技，而杨子云犹称每著一书，悔其少作；曹子建言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兹事虽小，然彼等所以能在数千年文界卓然占一席者，亦岂不以是耶！魏武帝自言：曹操做事，从来不悔。曹操之所以能为英雄者以此，曹操之所以不能为君子者亦以此。悔之时义大矣哉！

悔之发生力有二途：一曰自内，二曰自外。自内发者非有大智慧不能，否则如西语所谓“烟土披里纯”，有神力以为之助也。自外生者，或读书而感动焉，或阅事而感动焉，或听哲人之说法而感动焉，或闻朋友之规谏而感动焉。要之当其悔也，恒皇然凛然有今是昨非之想，往往中夜瞿省，汗流浹背，自觉其前者所为，不可以立于天地。所谓一念之间，间不容发。非独大贤豪杰有之，即寻常人亦莫不有焉，特视其既悔后之结果何如耳。

凡言悔者，必曰悔悟，又曰悔改。盖不悟则其悔不生，不改则其悔不成。《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孔子系之辞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是故非生其悔之难，而成其悔之难。曾文正曰：“从前种种，譬犹昨日死；从后种种，譬犹今日生。”故真能得力于悔字诀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于世界，《大学》所谓“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则一身进步；国民如是，则一国进步。

悔改之与自信，反对之两极端也。佛法既言忏悔，又言不退转。今欲以悔义施诸教育，得无导人以退转之路耶？抑彼信道不笃，巽懦畏事，半途弃其主义者，岂不有所藉口耶？曰是又不然。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祸宽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白谦。”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于

公理不合于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语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为善而弃之，昔不知其为恶而蹈之，或虽知之而偶不及检，遂从而弃之蹈之，及其既悟也，既悔也，则幡然自新焉，是之谓君子之悔。若乃前既已明知之矣，躬行之矣，而牵于薄俗，怵于利害，溺于私欲，忽然弃去，艾己尤人，是之谓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泰然若释重负，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靦然若背有芒，夜夜忐忑。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复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将有大悔之在其后也。然则真能悔者，必真能不退转者也。何也？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

(原刊 1901 年 12 月 21 日《清议报》第 100 册)



## 动物谈

哀时客隐几而卧，邻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为动物谈，客倾耳而听之。

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与捕鲸者为伍。鲸之体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于海面，面积且方三里。捕鲸者剖其背以为居，食于斯，寝于斯，日割其肉以为膳，夜然其油以为烛，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鱼虾鳖蚝贝蛤，缘之噉之者，又不下千计。而彼鲸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为海王也。余语渔者：是惟大故，故旦旦伐之，而曾无所于损，是将与北海比寿哉？渔者语余：是惟无脑气筋故，故旦旦伐之，而曾无所于觉。是不及五日，将陈于吾肆矣。

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历啤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积水方十数里，其中有盲鱼，孳乳充斥。生物学大儒达尔文氏解之曰：此鱼之种，非生而盲者。盖其壑之地，本与外湖相连，后因火山迸裂，坼而为壑，沟绝而不通。其湖鱼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无所用。其性质传于子孙，日积日远，其目遂废。自十数年前，以开矿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鱼与不盲者复相杂处，生存竞争之力，不足以相敌，盲种殆将绝矣。

丙曰：吾昔游于巴黎之市，有屠羊为业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苙缚，置电机，以电气吸群羊。羊一一自入于机之此端，少顷自彼端出，则已伐毛洗髓，批靛析理，头胃皮肉

骨角，分类而列于机矣。旁观者无不为群羊怜，而彼羊者，前追后逐，雍容雅步，以入于机，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

丁曰：吾昔游伦敦。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振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余试拨其机，则动力未发，而机忽坼，螫吾手焉。盖其机废置已久，既就锈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兰金仙者，将长睡不醒矣。惜哉！

哀时客历历备闻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原刊 1899 年 4 月 30 日《清议报》第 13 册)

## 独立论

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嗟乎！独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易》曰：“君子以独立不惧。”孟子曰：“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人苟不自居君子而自居细人，不自命豪杰而自命凡民，不自为丈夫而甘为妾妇，则亦已矣；苟其不然，则当自养独立之性始。

人有三等：一曰、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者；二曰、跳出于旧风气之外者；三曰、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夫世界之所以长不灭而日进化者，赖有造新风气之入而已。天下事往往有十年以后，举世之人，人人能思之，能言之，能行之；而在十年以前，思之、言之、行之仅一二人，而举世目为狂悖，从而非笑之。夫同一思想、言论、行事也，而在后则为同，在前则为独，同之与独，岂有定形哉！既曰公理，则无所不同。而于同之前必有独之一界，此因果阶级之定序必不可避者也。先于同者则谓之独。古所称先知先觉者，皆终其身立于独之境界者也。惟先觉者出其所独以公诸天下，不数年而独者皆为同矣。使于十年前无此独立之一二人以倡之，则十年以后之世界，犹前世界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

俗论动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